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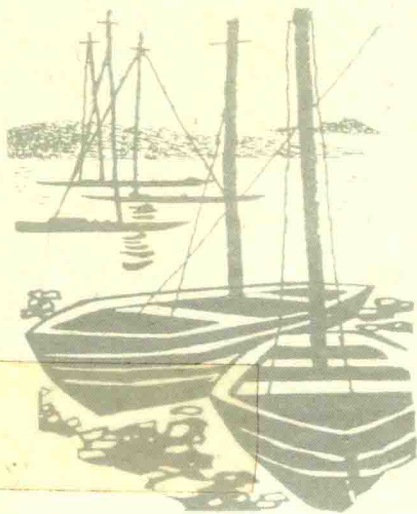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六辑

静静的顿河

Quiet Flows the Don

〔苏〕肖洛霍夫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静静的顿河(三)



李志刚 张苏敏 王丽美·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卷 六

顿河悲曲

您，静静的光荣的顿河，敬爱的父亲，
顿河·伊万诺维奇，您是大家的恩人，
到处流传着您的美名，
用华美的语句，歌颂您的美名，
以前您总是汹涌澎湃，清冽晶莹，
可现在，您那水流却泛着浑浊，
整个身躯全都泛着浑浊。
静静的光荣的顿河低吟着：
“我的身躯怎能不浑浊、污秽，
我放走了自己的健儿，
我的雄鹰——顿河哥萨克。
没有他们——我的两岸只有任凭河水冲刷，
没有他们——黄沙才积淀为浅滩。”

——古代哥萨克民歌

第一章

一九一八年四月，整个顿河流域的哥萨克被完全分化了：北方各区（包括霍皮沃尔斯克区，梅德维季河口区以及顿河上游的一部分）自前线撤下的哥萨克，都跟随着红军一起退却了，下游地区的哥萨克步步紧逼，将他们赶回本州的边境上。

霍皮沃尔河流域的哥萨克中绝大部分都跟随红军一起离开了，梅德维季河口镇的哥萨克有将近一半的人都走了，然而顿河上游地区走的人却只占少数。

虽然在一九一八这一年，顿河上下游的居民才完全被历史分离，但其苗头则于几百年前就已经显露出来。那时北方各区的哥萨克既无亚速海沿岸富饶的土地，亦无葡萄园，更甭提富饶的打渔狩猎的便利了，因此，他们会不时从切尔卡斯克地区出动，到大俄罗斯的土地上任意掠夺和侵扰，成为暴动的草莽英雄，包括拉辛到谢卡奇的最为可靠的拥护者与跟随者。

甚至是到了近代，整个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军队的当权者在铁血政策的高压下蠢蠢欲动之时，上游的哥萨克自发地跟随自己的村、镇或乡长公开进行暴动，因此沙皇统治的基础被撼动。他们与政府军队作战，抢劫顿河上来往的商船，并转战于整个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在扎波罗热重新煽起了早已被镇压下去的暴动火苗。

到了四月底，顿河地区三分之二的区域的红军已经撤离了。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整个地区性的政权则显得迫切起来，一些在南方作战的部队指挥官们提议召开顿河军队代表大会，最终定于四月在新切尔卡斯克召开顿河临时政府成员以及各村镇与部队代表大会。

维申斯克镇镇长给鞑靼村下通知，说是于四月二十二日在维申斯克镇召开镇代表大会，届时选出出席顿河会议的代表。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在村民大会上宣读了以上通知。村里选派他、博加特廖夫老头以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到镇上去参加镇代表大会。

镇代会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和其他几位代表当选为顿河军代表，于当日回到了村里。为了能够提前到达新切尔卡斯克，他打定主意于第二天和亲家公一同前往米列罗沃去。米伦·格里戈里耶

维奇要在那儿买些煤油、肥皂之类的日用品，同时给莫霍夫的磨坊捎些面粉罗以及轴承合金，赚点儿小钱儿。

第二天一大早他俩就出发了。米伦家的那几匹铁青色的马拉着四轮马车，轻快地奔驰在大路上，带花纹的车厢里两个亲家并排坐着。车刚刚爬过山头，他俩就聊上了，由于德国人驻扎在米列罗沃的缘故，忐忑不安的米伦问道：

“亲家，德国人把我们抓起来，怎么办？听说这些该死的家伙都是十分野蛮的！”

“不会有事的，”潘苔莱语气坚定地答道，“马特维·卡舒林前两天刚去过，他说那些德国佬胆小得很，不敢招惹哥萨克。”

听到这话米伦才放下心来，然后问道：“你猜猜会成立个什么样的新政权呢？”

“我们会推选一个将军！推选我们自己的人——一个哥萨克！”

“上帝开眼吧！你们可要好好琢磨琢磨！要挑出个最好的来。”

“我们会的，顿河的聪明人多得可以扎成堆。”

“是啊，是啊，亲家……这聪明的人和傻子都用不着去种——他们好像会自个儿长出来似的。”米伦眯着眼睛，一阵愁苦在那长满雀斑的脸上露了出来，“我原先还指望我的米吉卡能够出人头地，指望他去军官学校念书，捞个官儿做做，谁知他连教区小学都没毕业，第二年冬天就逃学不上了。”

他俩沉默了片刻，心中想着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追击红军的儿郎们。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地走着。右边的那匹铁青马将自己的蹄子给踩伤了，尚未磨光的马掌叭叭直响。车厢左摇右晃的，紧紧挨着坐的两人于是也随之相互磨蹭来磨蹭去。

“咱们的哥萨克现在到底在哪呢？”潘苔莱无可奈何地长叹道。

“正沿霍皮奥尔河穷追不舍呢。加尔梅克人村的费多特卡从库梅尔任斯克镇回来了，他的坐骑都被打死了。听他说，哥萨克们这儿好像正沿着季尚斯克镇方向追击呢。”

他们又沉默了。

出发后当天下午，他们抵达米列罗沃，住在一个熟悉的乌克兰朋友的家中，那朋友家与大粮仓的灰褐色的墙壁相邻。次日清晨，吃过早饭后，米伦套好车，赶往商店采购。他很顺畅地通过了铁道口，然而这时，三个德国义勇兵迎面拦住了他——这是他生平首次见到德国人。三人中一个身材矮矮的，棕色的络腮胡一直连到耳朵边的家

伙向米伦挥了挥手，示意叫他站住别动。

米伦紧紧地勒住马车的缰绳，嘴唇一张一合地，忐忑不安地等着几个德国人走近。其中一个又高又壮的普鲁士人，笑咪咪地对着其他两人说话，露出一口挺白的牙：

“这家伙可是个最地道的哥萨克呢！你俩看他还穿着哥萨克的制服呢。他的儿子肯定是和咱们在什么地方打过仗，咱们把这家伙抓到柏林去吧，那一定会成为一件极有趣的珍贵展品的！”

“可是咱们只想要他那两匹马，这麻烦的家伙，让他见鬼去好了！”原先那个棕胡子，而且长相挺难看的家伙脸绷得紧紧的，说道。

他很小心地绕过了马，走到车前面。

“喂，老头儿，下来。我们要征用你的马匹从这个面粉厂运一批面到火车站去。听见了吗？还不下来！到时你去卫戍司令部那儿把它们要回来就行了。”

那德国人瞟着面粉厂，做了个请米伦下车的手势，那手势透露着些对他的命令不容违背的味道。

那两人则边笑边朝着面粉厂走去，还不时回过头来看看。米伦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灰白色，他把缰绳缠到车厢的横木上后敏捷地跳下马车，来到马前。

“亲家公没有一块儿来，这下倒霉了！”他心里嘀咕着，直感到阵阵发凉，“他们肯定会把马给抢走的，真是他妈的活见鬼！”

那德国佬的嘴一直紧闭着，他抓着米伦的袖子，示意他去面粉厂。

“把你那双手拿开，别动我，也别动我的马！”米伦的身子向前伸了伸，脸色更白了，“我不会把马交给你的！”

那德国兵大概是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回答的含义，一下子恶狠狠地把嘴给张开了，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发着青光，眼珠子瞪得铜铃般大，那声调威风凛凛，并且极为刺耳。他下意识地就想伸出手去抓肩上的枪带。米伦一下子想起了青年时代的情形：他并没怎么用力，只是照着拳击的姿势，朝着这德国佬的颧骨来了一下，把德国佬打得失声惨叫，倒在地上。那家伙的脑袋晃了晃，下巴的钢盔带儿被弄断了，他正挣扎着要爬起来，深红色的血从嘴里往外淌着。

米伦照着他的后脑勺又来了一拳，同时向四周张望一下，顺手把步枪给夺了过来。他很清楚：这样一来，德国佬就甭想在他背后放冷

枪了。他掉转马头就跑，生怕被栏杆外或是铁路上的哨兵们看见。

那两匹青马好像也感觉到了主人此时心情的焦灼，发疯似的飞跑开来，那车轮也在飞快地转着，米伦心里一直在祷告着：“上帝啊！救救我吧！看在圣父、圣子和圣灵的面上……”马鞭雨点似的落在马背上。与生俱来的吝啬差点把他的命给送掉——他原是想跑回住处拿那扔下的车毯的，但最终还是在理智的支配下驾着马车朝着市外的方向飞驰而去，一口气飞驰了二十俄里的路程，直到城外的奥列霍瓦亚小镇才停了下来。

一到奥列霍瓦亚小镇，米伦立即跑到一个他熟悉的乌克兰人家里。由于又怕又累，他这时已经半死不活了。他如实对主人讲了事情的经过，同时央求他把自己和马匹给藏起来。

“我倒是可以把你给藏起来，但是……如果德国佬把我给逼得太凶的话，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老兄，我只好把你给抖出来了，因为我没有为你受罪的那种必要——丑话只好先说在前头了。否则他们会放火烧了我的房子，把我给捉走的。”

“我的亲人啊，你就行行好把我给藏起来吧！你要我怎么报答你都成——只要你能救了我这条命。快把我藏到个安全的地方去吧，——等这事儿过后，我会毫不吝惜地给你赶十几只最好的羊过来！”米伦半是哀求半是许诺，同时动手将马车推到了板棚那儿去。

他心里怕得要死，总担心德国佬们会来把他给捉走。他一直躲到傍晚，天还没黑透，他就悄悄地溜了。他将车赶出奥列霍瓦亚小镇，马车沿着道路疯狂地飞奔，直累得两匹马汗沫飞溅。由于马车颠簸得太厉害，车轮上的几根辐条都麻花似的扭到了一块儿，直到马车驶到了亚布洛诺夫斯基村后，他才回过神来。

在进村之前，他特地把从德国佬手中抢过来的步枪从马车的座位下拿出来，仔细地看了看，枪上背带的反面有些用一种化学铅笔写的字。这时他才轻松地嘘口气，喃喃自语道：

“嘿！德国佬们——看你们怎么追得上我？你们的本事比起我来还差一大截儿呢！

可是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像自己当初许诺那样把羊给那位乌克兰人送去。秋天又打那儿经过时，看着乌克兰人那渴望的眼神，他就编了个故事诓他：

“今年实在太糟糕了，家里的羊都得了瘟疫，死光了……不过老伙计，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特地从自家果园里摘了些梨给你捎来！”

他顺手将马车上的两袋梨抛了下来，那梨早在路上就被颠烂了，他看着一旁的眼睛里露出狡黠的神色，接着说，“咱家里的梨香甜可口，那是没得说了……这是已经熟透了的……”说完就告辞而去。

正当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从米列罗沃逃出来的那会儿，他的亲家公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在车站那儿匆匆地奔走着呢！一位青年德国军官给了他一张通行证件，并通过翻译官把他盘问了好一会儿，然后点上根雪茄，是廉价的那种，用保护者的语气吩咐道：

“快去吧，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你们应该拥有一个明智贤能的政府，不管你们是选总统、皇帝，还是别的，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个人要具备治理国家的智慧和能力，要施行效忠我们帝国的友好政策。”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很不友好的眼神打量着那位德国军官，并不想搭理他。一领到通行证后，立刻就甩开他，买车票去了。

潘苔莱在新切尔卡斯克见到了许多青年军官，这使得他极为吃惊：那些军官成群结对地在大街上闲逛，在饭店里大吃大喝，并带着年轻的姑娘到处玩乐，在将军府和选举大会会场的法院一带转来转去。

潘苔莱在代表们的住所碰到了几位老乡和一个熟人，那人来自叶兰斯克镇。所有代表中，大部分都是哥萨克，军官人数倒不是很多，知识分子代表也比较少，只有几十名，分别来自几十个镇。大家对选举之事议论纷纷，不过有一点显然是肯定的：那就是要选出一位将军来。许多有名气的哥萨克军官都被摆出来作为各人心中理想的候选人并且被议论着。

那天黄昏喝过晚茶后，潘苔莱躲在自己的屋子里，拿出一片干鲤鱼肉和一块面包，打算吃晚餐了，此时有两个米古林斯克地区的代表走过来和他搭讪，接着又有其他几个人也围了上来，说着说着又扯到了政权选举处候选人的问题上来了：

“唉，愿卡列金的灵魂在天国得到永生！他这样的好人再也不能找出第二个来了。”那位来自舒米林斯克地区，长着一脸灰色大胡子的代表叹息道。

“说的是啊……”叶兰斯克来的代表附和道。

那位来自别斯谢尔盖涅夫斯克镇的上尉代表激动地说：“不可能连一个合适的人都选不出来吧？各位——说实在的，克拉斯诺夫将军难道不是个合适的人选吗？”

“他是什么样的来头呢？”

“什么样的来头，这种没见识的话亏你们说得出口！他可是赫赫有名的将军——第三骑兵团的司令长官，是位集智慧与军事才能于一身的天才统帅！因战功显赫还得过十字勋章呢！”

这个上尉的赞语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从而激起了一位来自前线的部队代表的怒火。

“我可以告诉您，原原本本，一字不漏：我们领教过他所谓的天才！这个将军其实是个饭桶！他的优秀表演一直贯穿在对德战争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发生了革命的话，这种饭桶只配当旅长了！”

“老兄，你如果不了解克拉斯诺夫将军的话，就不要下这样的结论！你应该考虑一下对一位深受大家尊敬与爱戴的将军胡说八道的后果！别忘了自己仅仅是个哥萨克列兵而已！”

这番冷冰冰的话从上尉口中吐了出来，着实令我们那位哥萨克列兵手足无措。他胆儿一下子小了起来，压着火气嘀咕着：

“其实我是想说，上尉，我的意思是说我曾在他手下当过兵……那会儿他在奥地利前线硬是把我们整个团逼到布满铁蒺藜的敌军战壕里去！因而我们才把他当个饭桶……至于别的事，谁会知道呢？可能一点儿不同！”

“那么，为何他会得到十字勋章呢？笨蛋！”潘苔莱把卡在嗓眼儿里的那根鱼刺咳出来后，也朝着哥萨克列兵开火了，“你们这些人染上了这种烂习气，见到什么人都要骂上两句，什么人你们都看不顺眼……你们这种毛病已经积习难改了！哼，如果少发点儿牢骚的话，事情可能也不至于坏到这种不可收拾的程度，你们自以为满肚子的大道理，其实只不过会吹吹牛而已！”

来自切尔卡斯科地区以及顿河下游地区的代表对于把克拉斯诺夫将军作为他们的理想候选人都深表赞同。那些与将军在日俄战争中出生入死的老头子们对这位曾得到过乔治十字勋章的将军感到很满意。而将军履历表上的字眼儿则迷惑了不少军官，它是这样写的：“禁卫军军官，常出入于上流社会，一表人才，威名显赫，在宫廷任职期间曾当过皇帝的侍从官员。克拉斯诺夫既是位将军——曾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是个行伍中出身的军人，而且也可称得上是位作家，他的一些取材于军官生活的短篇小说曾在《涅瓦》杂志的增刊上发表过，当时被许多人竞相传阅。这点儿则符合了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标准：将军既然也算得上是作家，那也就属于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喽。

于是在代表们的住所，为将军进行的竞选活动激烈地展开了。许多别的将军候选人在他面前，一下子显得黯然失色起来。

有些拥护克拉斯诺夫的军官则把关于阿夫里坎·博加耶夫斯基的流言悄悄地给传播开了，说此人和邓尼金是蛇鼠一窝的，假如他当选上政府首脑的话，那么，随着布尔什维克被赶跑，他们一进驻莫斯科后，哥萨克所享有的所有特权和民主自治的权利也就会化为乌有啦！

自然，克拉斯诺夫也存在一些政敌，其中一位从教员中来的代表就一直在想方设法想把将军的名声给搞臭，但起不到明显的效果。此君一直在代表们的房间里瞎窜，散布着这样的话：

“克拉斯诺夫是个阴险的军官，不入流的作家，这种宫廷人物只会拍马屁巴结别人，虚有其表而已，换句话说，这种人既想使自己的名声全国人人得知，又要保住民主的清白。咱们走着瞧，这人会毫无保留地将顿河卖给第一个出价给他的人！他完全不能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人对政治根本就是一窍不通。诸位代表，我提议我们应该选咱们的阿格耶夫，那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啦！”

很可惜，就如刚才所说的那样，这位教员中的代表的确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就在大会进行到第三天，五月一日那天，整个会场上一片欢呼声：

“让克拉斯诺夫将军执掌政权！”

“我们诚心诚意地……”

“请求他担此重任！”

“他是我们引以为荣的英雄！”

“请他上台给大家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吧……”

整个会场骚动起来，代表们情绪高涨，到处都是拥护将军的呼声。

很多军官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哥萨克们也模仿着他们，蠢笨地、小声地拍着双手。

将军身穿戎装健步走上了主席台，虽说上了年纪，但仍不失英俊、潇洒。他身材高大而匀称，胸前挂满了各式奖章及十字勋章，军服佩着肩章和各式的将军的标志。会场中传出阵阵呼喊和掌声，代表席上也弥漫着一片欢腾气息，将军脸上那令人振奋的神情和仪表堂堂的英姿使许多人似乎感受到了久违的昨日帝国的威严。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被这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才是真正的将军，真正的英雄！他多么像皇上啊，不但神色，连相貌都很像，乍一眼看去，还以为是亚历山大皇上又复活了呢！”

潘苔莱用热烈的目光看着站在落地灯前的克拉斯诺夫，心中很久很久都平静不下来……

被称作“拯救顿河之会议的”这次顿河军代会有条不紊地开着。大会根据会议主席亚诺夫大尉的提议，关于佩带肩章和其它各样军衔符号的决议被一致通过。同时克拉斯诺夫发表了别具一格的精彩演说。他以沉痛的语调提到了“被布尔什维克肆虐得面目全非的俄罗斯”，提到了昔日俄罗斯帝国的“威望”及顿河将来的命运和前途。在描述了一番目前的形势和实际情况之后，他附带着提了提关于德国占领顿河地区的这一问题，他还特别地描绘了一幅消灭布尔什维克之后顿河地区自由独立的美好生活的蓝图。他那热情洋溢的演说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强有力的顿河军代会将主宰顿河地区！我们将恢复古哥萨克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重建被革命瓦解了的哥萨克的各种秩序。我们将会重温古代祖先的英雄壮举，响亮地明确回答莫斯科：‘你好，俄罗斯沙皇贵族，你就留在你的莫斯科城堡里吧——而我们哥萨克，则会生活在静静的顿河上的！’”

在五月三日晚，投票选举结果出来了，克拉斯诺夫将军不负众望得了一百零七票，剩余十票弃权，被选举为顿河军司令长官。在从会议主席亚诺夫大尉手中接过司令官的权杖之前，他提出走马上任的前提条件：批准他向会议提出的那些基本法令，同时要授予他不受约束的统治权力。

“我们祖国面临着沦亡的生死关头，只有在得到对顿河军司令长官充分相信的前提下，我才能就任这一职位，我才能接受权杖。在这种特殊时期，只有当我意识到顿河军代会这一顿河意志的最高体现者充分地信任我，并且准备制定强有力的法律法规来肃清布尔什维克产生的流毒，消除以前放任的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我才能信心百倍，卓有成效地执行我肩负的职责和使命。”

克拉斯诺夫所提及的法律法规其实都是沙俄时期旧法律的派生物，只不过经过了稍稍的改动，以另一形式出现而已。这正是顿河军会议代表们所希望的，于是很轻易地就通过了。而那仓促之中改动的国旗，也明显地唤起了人们心中旧时代的感觉：横条分为红黄蓝三

种颜色(分别代表哥萨克、外来居民及加尔梅克人)。只是为了巴结哥萨克而对国徽做了完全的变动:把那只凶狠的、张着双翅、伸着爪子的双头雄鹰,变成一位头戴皮帽、佩着马刀、火枪的全副武装的,骑着酒桶的全裸哥萨克人。

一个喜欢奉承的愚笨的代表提了个明显带着阿谀色彩的问题:“不知道将军您对已经通过的基本法还有什么修改的地方吗?”

将军用那种引起人们希望的眼神环顾四周的代表,恰如其分地开了个玩笑。他以那种惯于让人们的喝彩拥戴的腔调回答这个问题:

“要说修改的话,关于国旗、国徽及国歌的四十八、四十九及五十条可以修改,除了红旗不能作国旗,国徽不能用五角星和共济会之类的标记以及不能以《国际歌》作为国歌以外,只要大家愿意并提出提议,我都允许改动。”

会场中一片哄笑声,各项法规就这样通过了,而且过了很久,将军的这些如珠妙语还一直广为传诵。

顿河军代会在五月五日闭幕。代表们把想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克拉斯诺夫的左右手——南线兵指挥官杰尼索夫上校向大家拍着胸脯保证:“我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扑灭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由于顺利地选举出了军代会司令长官,此时又恰逢前线捷报频传,代表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内心非常激动,兴高采烈地从首都赶了回来。他有理由坚信这一次终于轮到值得信赖的人来执掌权杖了,而布尔什维克不久便会被击垮,那两个参军儿子不久便可以回家干活儿了。他在火车窗前坐下,用双肘撑在面前的小桌上:散会时所奏的顿河国歌的余音此刻仍在他耳边缭绕着,那贴切的歌词一直沁入他的心脾,使他似乎真的感觉到“正统的静静的顿河波涛澎湃,奔腾不息”。

可是,火车离开新切尔卡斯克没几里地,潘苔莱就透过车窗看到了巴伐利亚骑兵的先锋部队。有一队德国骑兵正沿着铁路朝火车迎面而来。骑兵们弓着背骑在马鞍上,那些高头大马摇晃着被修理过的短尾巴,膘肥体壮的身体反射着阳光,一闪一闪的。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身子朝前俯了俯,眼睁睁地看着德国人的马蹄践踏哥萨克的土地,皱着眉头,非常痛苦,后来他低下头,无助地哭了起来。

第二章

一列一列的火车头，拉着满载食用品的红色车厢从顿河途经乌克兰朝着德国方向驶去。车厢平台上面的德国守卫兵戴着无檐的军帽，身着蓝色军服，枪上别着刺刀。

后跟儿掌上铁掌的黄皮靴子在德国士兵的脚下踏遍了顿河地区的道路。巴伐利亚的骑兵在顿河边饮马休息……而在毗邻乌克兰的边境地区，刚被征召入伍，在佩尔西阿诺夫受训的年轻的哥萨克们，正为保卫顿河而与彼得留拉的部队火拼。为了能多得到一小块儿乌克兰的土地，临时拼凑起来的顿河哥萨克十二团中近一半人的鲜血洒在了斯塔罗别尔斯克的土地上。

北方，拉锯战在梅德维季河口镇展开了：来自格拉祖诺夫斯克、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库梅尔任斯克、斯库里申斯克和其他各村镇的哥萨克赤卫队才占领该地不久，阿列克谢耶夫的自卫军官游击队就又把它给抢占了。满大街都是自卫军部队的骨干：普通的中学生、实科中学生以及教会学校的学生，大家都穿着各式各样的大衣在到处游荡。

顿河上游地区的哥萨克正稳扎稳打地由一个镇到另一个镇向北扩大战果。红军业已撤到萨拉托夫省，几乎整个霍皮奥尔地区都被他们弃之不顾。

到了夏末，由不同年龄、只要能拿得起武器就被征召入伍的哥萨克组合成的顿河军已经驻扎在边境上了。在进攻途中，军队不断地扩充，再加上来自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军官的加入，整个顿河军越来越像正规军队的模样，同时数量有限的、来自不同市镇的义勇军也被编在了一起。在对德作战部队中幸存下来的官兵也被收编进来，原先正规的团建制又恢复了。几个团又被编在一起，形成一个师。而司令部中，原先的尉级军官被一批经验丰富的上校所取代，指挥组织机构也逐步起着变化。

就在秋天将要到来的时候，由米古林斯克、梅什科夫斯克、卡赞斯克以及舒米林斯克等镇的哥萨克组成的指挥，正遵照阿尔费罗夫将军之命，越过顿河边境，攻占了沃罗涅什省边境上的第一个市镇顿涅茨科耶，同时对博古恰尔县的县城形成包围之势。

彼得罗·麦列霍夫指挥的鞑靼村的哥萨克连已经连续四天朝着北方的梅德维季河口镇开进。由于红军匆匆沿着铁路线退走了，因而一直没有发现敌踪，他们的行军速度也比较迟缓。

彼得罗和哥萨克都抱着同样的心思，觉得毫无着急送死的必要，所以一路上不急不徐地走着，每天也就走三十里左右的路程。

第五天他们进驻库梅尔任斯克镇，从敦杜科维村边渡过了霍皮奥尔河。那儿的蚊子不计其数，蚊群像云雾般铺天盖地盘旋飞舞，直往骑兵和战马的耳朵里、眼睛里乱钻。马匹被折磨得直打喷嚏，哥萨克骑兵们则甩手驱赶，并用自家带来的烟草把它们给熏开。

“这群该死的玩意儿！”赫里斯托尼亚边用袖子擦泪水涟涟的眼睛，边咒骂着。

“怎么搞的？蚊子钻到你眼里去了吧？”葛利高里笑着打趣他。

“准是有毒的，眼睛痛得要命，他妈的！”

赫里斯托尼亚把发红的眼皮翻起来，用粗糙的指头擦了擦眼珠，然后嘬着嘴用手背抹了半天眼睛。

葛利高里和他骑着马一起走着，打出发那会儿起，他俩就是一伙的，近来胖了起来像个娘们儿的阿尼库什卡也参加了进来。

这些来自鞑靼村的队员人数不足一个连。彼得罗的助手是任司务长的拉特舍夫，他是鞑靼村中的上门女婿。葛利高里所属的一个排，队员几乎都是村中的哥萨克人，包括赫里斯托尼亚、阿尼库什卡、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马丁·沙米利、伊万·托米林、竹杆儿似的博尔谢夫和懒惰的扎哈尔·科罗廖夫、普罗霍尔·济科夫、带着茨冈血统的梅尔库洛夫、叶皮凡·马克萨耶夫以及叶戈尔·西尼林，还包括十四五岁年龄相近的年青人。

第二排的指挥官是尼古拉·科舍沃伊，第三排的指挥官是雅科夫·科洛韦金，而参与执行波乔尔科夫死刑后很快便被阿尔费罗夫将军提拔为上士的米吉卡·科尔舒诺夫则是第四排的指挥官。

整个连队驱赶着马在草原上迅速前进。大路在积水的沼泽地边转过，又蜿蜒地穿过嫩草和河柳杂生的洼地，然后直穿过草原，伸向很远的地方。

绰号“马掌”的雅科夫在队伍后边嘻嘻哈哈地大笑个没完，其中穿插着中音调的附和声，那是同样靠着波乔尔科夫的战友们的鲜血而被提升为下士的安德留什卡·卡舒林发出来的。

彼得罗·麦列霍夫和拉特舍夫走在队伍左侧，两人不时地压低嗓

门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走在最后面的是安季普·阿夫杰伊奇，他骑着一匹瘸了腿的花马。他是“牛皮大王”的儿子，因而哥萨克们全称之为“牛皮小王”。

队伍当中只要有人一开口，立马会有几个人围上去，这样一来，队伍再也不能成形了。于是五人一拨地走着，其他人则观察四周陌生的环境：地形、草原、水波起伏的湖泊以及绕岸而生、犹如一堵绿墙般的杨柳。

打量一下哥萨克的行装的话，肯定能看出那是即将要远行的家当：鞍带里塞满了东西，撑得胀鼓鼓的，而驮袋也装得满满当当，每人的鞍边还都绑上军大衣，每一根小皮带都用麻线细细地缝好。总之一切都是重新缝过、整理过的。

就是在一个月前，大家都满有理由相信战争不会爆发，而现在这一切，明摆着流血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了。每人都怀着顺其自然的心情踏上了那条必须得走的路，同时大家都在想：“今个儿还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就会暴尸荒野，成了乌鸦的美餐了。”

队伍穿过了克列普茨村，右边不时现出几间用芦苇盖顶的屋子。阿尼库什卡恶狠狠地嚼着半块从裤袋中拿出的干饼。

“你该不会是饿了吧？”赫里斯托尼亚瞟了他一眼。

“废话，要不干吗吃呀……这是我老婆做的。”

“你对吃可真在行啊！我看你的肚子比猪的还要大。”赫里斯托尼亚的脸转了过去，冲着葛利高里怒气冲冲地高声骂开了：

“他就会吃！真是太不成器了。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能吃得下这么多东西。这两天我一直瞅着他，真令人感到纳闷。他的身量也不算大呀？可是吃起东西来却像个无底洞似的永远填不满，真让人觉得有点儿可怕。”

“我吃自家的东西，愿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我是什么都吃——只要是能进肚子的，我可是通通的照单全收。能吃是福啊！”

阿尼库什卡边放声大笑边朝着葛利高里挤眉弄眼，指了指正生闷气的赫里斯托尼亚。

“彼得罗·潘苔莱耶夫，马都跑得快没气了，你准备今晚咱睡什么地方啊？”托米林喊道。

梅尔库洛夫也附和着说：

“咱们就安营扎寨歇了吧，你看，这太阳都下山了。”

彼得罗挥了挥手里的马鞭：

“咱们今晚在克柳奇安营扎寨，也许得赶到库梅尔加也说不定。”
梅尔库洛夫低声对托米林说：

“这母狗，打算在阿尔费罗夫手中升官发财呢！拼命把咱往前赶……”

梅尔库洛夫在让人修理他的胡子时，那人跟他开了个玩笑，把他的胡子乱剪一气，结果那原本十分美观的大胡子现在变成了尖胡子，像个小尖木桩似的。因而梅尔库洛夫本人也变了个模样，显得十分好笑。这也成了大家取乐他的话柄，就连托米林这时也插一上脚：

“你不是也打算升官发财吗？”

“你这话咋说哩？”

“你那胡子挺有将军的派头的。你该不会是以胡子变成了那样，人家就把整个师的人马交到你手里的吧？”托米林朝他作了个嘲笑的手势。

“你这混帐东西，去你的。对你说正经话呢！你以为我是瞎扯蛋逗着你玩儿吗？”

连队在一阵哄笑声中进入克柳奇村。事先派去找房子的安德留什卡·卡舒林这会儿正在村头上的一户人家门口等他们。

“咱们排跟我来，第一排的人住在这边这三户人家里；第二排的地方在街左边；第三排，你们住在那户人家里和那附近的四个院子里。”

彼得罗跑马来到他面前，问了一句：

“有没有探什么风声，你们那儿听到什么没有？”

“别说风声了，连跟风尾巴都没抓住。不过，这儿的蜂蜜还真不少，有个老太婆家里就有好几百箱呢！赶天黑了，咱得去偷偷开些来打打牙祭，开开胃，估计没什么问题。头儿，怎么样？”

“你就会瞎胡闹！听着，别乱动！否则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彼得罗不由得皱起眉头，赶着马朝其他人走去。

哥萨克们分散开来，等到把马安置好后，夜幕也已经降临。房东们给他们弄饭吃了过后，连队的弟兄以及村子里的哥萨克扎堆儿在院子里去年砍下来的红杨树枝上，东拉西扯地侃了一通，然后纷纷睡觉去了。

次日清晨，队伍又从村子里出发了，就在快要到库梅尔任斯克时，一个通信员追上了队伍，把一个文件袋交给了指挥官。彼得罗把袋子拆开后在马鞍上摇摇晃晃地看了好长时间，那只伸出去的手十

分费力地拿着那一纸命令，好像重得不堪忍受似的。

葛利高里走到他面前，问：

“是不是有命令传下来了？”

“嗯！”

“咋说的？”

“说……说是——他妈的让我把队伍给交出来，把我和一样年纪的都调回去，说是要在卡赞斯克组建第二十八团，还说要把炮手们及机枪手都调回去。”

“那其他的伙计该怎么处理？”

“喏，这上面这么说：‘到阿尔任诺夫斯克去服从二十二团的指挥。火速前进。’你说他妈的怎么回事？还命令咱们‘火速’前进呢！”

拉特舍夫走上前来接过彼得罗手里的那纸命令低声读了起来。

“前进！”彼得罗大声发号施令。

连队又缓缓向前开动了。哥萨克们都扭转头注视着彼得罗，等他开口。在庫梅尔任斯克彼得罗宣读了命令，连队一下子乱套了，年纪大的都忙着收拾打算往回赶。大伙儿商量在镇上休息一天之后，次日就分道扬镳。彼得罗这一天都在找机会想跟弟弟好好聊聊。他走进葛利高里的屋子：

“我们到操场走走。”

葛利高里无声地随他出了大门。米吉卡·科尔舒诺夫赶过来想探个究竟，但被彼得罗冷冷地给支开了：

“我想和弟弟单独聊一会儿，米特里，你先离开一下吧。”

“没，没问题。”米吉卡知趣地笑了笑，不再朝前迈步了。

葛利高里斜着眼瞟了瞟彼得罗，心里面料想到哥哥会和他谈些比较沉重的话题。他避重就轻，以调侃的语气开口道：

“这不同的地方真是不一样啊！刚离家不到一百里地，人都已经迥然而异了，说的话也迥然而异，还有，住的房子也变成了别的形状，样子挺像旧教徒的房子的，每个大门上还给安上了木头搭的门楼，像小教堂似的——咱们那儿可没有这些玩意儿，还有，你瞧那边，”他指指眼前一栋十分漂亮的房子，“连围墙角都安上了木板，照我看肯定是用来防止墙角的木材腐烂的，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得了吧……”彼得罗紧锁双眉打断了他的话，“别再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了，咱俩还是到篱笆那边的时候再说吧，被人一直瞅着实在是开不了口。”